□游宇明

春天从来不需要供奉

熟人有全日制硕士学历,工龄超过30年,依然是个科级干部,在这家正厅级事业单位颇显得有点另类。熟人虽然没有干出救人于水火之类的壮举,却一贯敬业、踏实,属于领导交办工作之后非常放心的那种,而与他有同样资历的人一般至少上了副处级。有人劝他找找人,说事业单位上面的"婆婆"多,只要任何一家"婆婆"出面提提你的事,一通百通。熟人没有听从建议,他说:自己是个安静惯了的人,从来不喜欢在人际关系上过于用力。有一点,熟人一直没有告诉别人:他的堂叔就在本市的组织部门工作,与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很熟;一位研究生同学在省里某个管着这家单位的部门任要职。

在我的理解里,熟人之所以不愿在拉关系、走捷径上"用力",应该有种种考虑。有的事亲友张张口、动动手就可以办,有的事明显违背相关政策、法规。提出前一种请托,别人或许不至于那么为难;提出后一种请托,亲友就会大伤脑筋。不帮你吧,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,有点过意不去,弄得不好,还可能在圈子里遭遇不佳的评价;帮你吧,会危及公共利益,自己内心也会惶恐不安,生怕哪一天烂事。我们善解人意,不给亲友出这种难题,彼此的关系就可能永远天蓝地绿。

其二,人是有感情的,你求他人帮了忙,等于欠下一个人情。依常理,欠人情就得还掉,以求心安。打电话、微信表达感激是一种方式,但我们一般会觉得不够,必须赠送礼物或金钱才能显出诚意,尤其是别人给你办了大事的时候。只是,公职人员必须保持清廉,收了你的礼物或金钱,算正常的人情往来还是以权谋私?恐怕谁也无法说清。既然如此,不在人脉上"用力",也就不会将自己置于必须感恩的境地,避免给亲友带来廉政风险。

不过,像我的熟人一样,明知有优越的关系不去"用力",并不容易。世间确实有那么一种人,直接搭得上线的会像炸茶油一样将别人身上的每一点"权力价值"或"职业能量"榨出来;没有过硬的关系,即使对方只是表哥的小舅子的姨父、妻子的表侄的堂妹之类的也要充分利用,否则,会觉得自己不会办事。只有具备淡泊之心,对得失不那么在乎,你才不会对所谓的"人际资源"那么敏感、上心。明代大画家文徵明,系"吴门画派"的领袖,与唐伯虎、祝允明、徐祯卿并称为"江南四大才子",和沈周、唐寅、仇英合称"明四家",他人格高洁,一生不屑于攀附权贵。名满天下后,他给许多贫苦百姓送过画,让他们拿着卖钱,却从来不赠给藩王、宦官、外使之类,面临再大的威胁利诱也不退让。对他的操守,清代著名文学家朱彝尊佩服得无以复加,甚至说:"先生人品第一,书画次之。"文徵明就是不在人际关系上"用力"、以谋取不道德利益的千古师表。

人是动物,必须吃饭穿衣住房出行、赡老养幼,你可以笑傲王侯,却无法笑傲饥肠。成了年,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自己获取衣食之资的能力,使自己不成为家庭、社会的累赘。世间固然有宁愿饿死也不失去操守的人,但更多的人只能在温饱无虞之后才会讲究"吃相"。古人说:"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"其实就已充分说明一个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做到不在拉关系、走捷径上"用力"的道理。

一个社会最美好的图景在于:大家都不愿意在人际关系上"用力",也不必去"用力",就像我们不需要专门去供奉春天,而春天到点即来一样。

□周云龙

白字"可乐"

乡下有句俗话:淹死的,都是会游水的。想想有点道理,思路由此发散开去,我又发现一个真相:读白字的,都是读过书的。

譬如,我的老母亲,没有进过学堂,不识字,她当然不可能读出白字。我的老父亲,念过几年私塾,自以为聪明好学,阅人无数,不过,一旦面对报章杂志,他也常常免不了"一穷二白"。

汉字,八成是形声字。字读半边通常不会出错,民间有简单直接粗糙的应对土办法,地方上也一度"盛产"一种"白字先生":读白字,写白字。直至今日,"白字先生"依然后继有人(网络时代,键盘敲字,"写白字"常常更是一念之间、一键之间):有校长将"莘莘学子"读成"辛辛学子",有网民将"祈祷"读成"折寿","尴尬"读成"监介"。说的不尴尬,听的尴尬。

读白字者中,不乏一些高坐在主席台上的官员。也许是权力的无形影响,他们读白字时,当场虽然不太可能会有什么"轰动",但背地里却传播得特快特广。因为没有人及时给予提醒、指正,官员们往往携着白字一路狂奔。台下的听众恭听那些洋洋万言的报告,也许并未能记住什么金句、警句,而对他们所读的白字往往倒是入耳入心。

人的一生不知要说多少话。汉字有6万多个,常用的六七千个,谁能字字读准?读小学的时候,自然课老师把"鱼腮"读成"鱼思",一个调皮的同学站起来认真地纠正说:应该读"鱼腮(sāi)"。老师勃然大怒:上课不要随便讲话!全班同学顿时噤若寒蝉。其实,老师的"怒"可能不在于学生"随便讲话",不在于"鱼腮"怎么个读法,而在于学生公然对身为人师的他进行读音纠正,触及了他自尊的底线。

读白字,虽然有时让人小看,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但是,想想官员们在那些特别庄重的场合,大念白字,总是让人有些于心不安:秘书敢插话纠正吗?当然不敢。一个字的正确读音(写法),官员们都不能得到正常提醒,他们的不良嗜好、不法行为,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说"不"呢?有感于此,早些年前,写过一篇小杂感:有读"白字"的官员,必有装"白痴"的同事和下属。

有意思的是,在一些文化人集聚的非正式场合,有人往往故意以读白字取乐、搞笑。三五朋友闲聊杂侃,其中一位一本正经开场致词:"×××千里召召(迢迢)赶来,给我们亨亨(谆谆)教导,这种克克(兢兢)业业的精神,真令人次(羡)慕啊!"有时,一些人的"字读半边"更为出格:"吐痰入盂""吹毛求庇"。基层一些朋友有时故意将"乡长"读作"乡长(chang)",似"香肠"之音。这样的故意读错,往往可以迅速激活现场沉闷、尴尬的气氛。

某地博士省长念讲话稿时两次把著名的"滇越铁路"念成"真越铁路",一度引发众议。某地一名主要官员叫某某汉,初来乍到,第一次将班子一位老领导"某某淦",念成"某某金"。某某淦久闻白字先生大名,现场幽他一默:对不起,我是某某淦。你给我丢了水,下次我也要给你丢水了,喊你某某又!自此,"某某又"人过留名,暴得大名。

读白字,绝大多数是无意的,不自觉的,而有意地读白字、写白字,不只是搞笑的一种手段,或有以错讽错的功效,可能比直白地说"你读错了"更有提神醒脑的矫正作用。当然,网络时代,有时写白字(使用谐音梗)可能是为了规避某些敏感词,这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
□胡建新

说者有心 听者有意

有句俗语,叫做"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",意思是有时随口说的话,本人并不是存心的,但听的人却认真计较、放在心里了。如此一来,无意的说者往往得罪了有心的听者。

据考,这句俗语最早出自清代汤颐琐《黄绣球》:"这是媒婆无意中一连说下来的,言者无意,听者有心。"《胡雪岩全传·平步青云》里面也说到:"言者无意,听者有心,这句话正触着阿珠的'隐痛',要想保持平静也不可能了。"由此可见,无意之言有时很能伤人感情。

现实生活中,说者无意、听者有心的事随处可遇。比如:有人说的话专注于就事论事,并非皮里阳秋、话里藏话,听者却认为含沙射影、指桑骂槐;有的随口一说,只是开个玩笑,听者却对号入座、悍然当真;有的老师在课堂上一个无意识口误,学生听后却产生概念混淆、知识错愕;有的女孩一句出于礼貌的问候话,竟惹得男子想入非非起来……凡此种种,虽然不必过于计较和指责说者,但却足以提醒人们,说话不可太随意。防止"祸从口出",管好自己的嘴、想好了再说,对于工作、事业和人际交往都至关重要。

然而,现实中也有另一种情况:说者很用心,听者却无意,根本没注意听或听不进去,说了等于白说。一位领导干部曾和部属讲起自己坐车的经历。每次他上车、下车,都要叮嘱司机"开慢点",这差不多成了他的"口头禅",可谓每次必说、不厌其烦。但有一次,司机还是因为开快车出了交通事故,致使他和司机两人都受了伤。事后,他问司机:我每次坐车都要叮嘱你开慢点,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?司机尴尬地笑了笑,然后直言不讳地说:没有听进去,很多时候觉得你只是随口一说,我根本没有当回事。有位教师曾多次向家长抱怨,他在课前精心准备,课堂上尽情投入,常常说得口干舌燥、疲惫不堪,可有些学生却魂不守舍、心不在焉,根本没有集中精力听讲。还有,诸如父母对子女苦口婆心、孜孜不倦地教导、叮咛和告诫,子女却总是充耳不闻、置若罔闻之类"活剧",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上演着。

"说者有心"何以会换来"听者无意"?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。从说者角度看,有的虽然"有心",但却"无术",说话味同嚼蜡,缺乏创造力、吸引力和感染力,让听者没有兴趣听;有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信口开河,说话过于随便,缺乏条理性、逻辑性和准确性,使听者不屑于听;有的不顾说话效果和听者感受,老是重复不知说过多少遍的大话甚至狠话,让听者顿生反感而根本不想听。从听者角度看,有的自以为是,总觉得知晓一切道理,用不着别人对自己说教,于是尽管别人说得头头是道,他依然爱听不听;有的逆反心理很重,凡是别人教他如何做的话尤其是批评他的话,他都会条件反射似地予以排斥和拒绝;有的注意力不集中,思想常常"开小差",无论别人说什么、有无道理,他都不会入耳入脑入心。

韩愈云:"不知言之人,乌可与言;知言之人,默焉而其意已传。"说话是一门艺术,且是一门拥有无可穷尽底蕴的高超艺术。要让说者与听者相向而行,显然说者与听者都有责任,但主要责任还是在说者这边。你把话讲好了、把道理讲透了、把故事讲精彩了,自然会让人悉心聆听、铭记不忘。这样,"说者有心"必然会换来"听者有意",一个说得精彩、一个听得认真,"说"与"听"的双向奔赴、正向赋能便可实现对立统一。

□齐世明

便面与变脸

什么是"便面"?翻开古书吧,是古代用以遮面的扇状物。古人文雅,发明扇子——因不想使他人看见时,用于障面,故称为"便面"。

想想也是,不想看到你,可假装不看你;"便面"一挥,彼此蒸发,妙极!

这便面初现于先秦两汉时期,当时的帝王将相、平民百姓都用来"方便面孔"。《汉书·张敞传》有载:"然敞无威仪,时罢朝会,过走马章台街,使御吏驱,自以便面拊马。"意思是京兆尹张敞散朝后逛妓院街,用便面遮挡自己,不被人发现。颜师古的注解是:"便面,所以障面,盖扇之类也。不欲见人,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,故曰便面,亦曰屏面。"其形为半规形,似单扇门,又名"户扇",最早以细竹篾为材,后材料多变,有布、锦、丝、绢等。

当时的帝王将相、平民百姓都爱使用便面。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大画家张择端毫端有分晓:以此"挡尴尬""挡脸"——"便面",古人起的名字那叫一个精准!便面走入百姓家,终究要计成本、讲价钱,要出雅返俗,至宋时,遂被折扇所取代。

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,将便面称为遮羞布似很恰当。而今人也许更精于算计与运作,他们会采用"镀金术"。俗话说,上帝给了你一张脸,你又给自己精制了一张"标准脸",就是说的这"镀金术"之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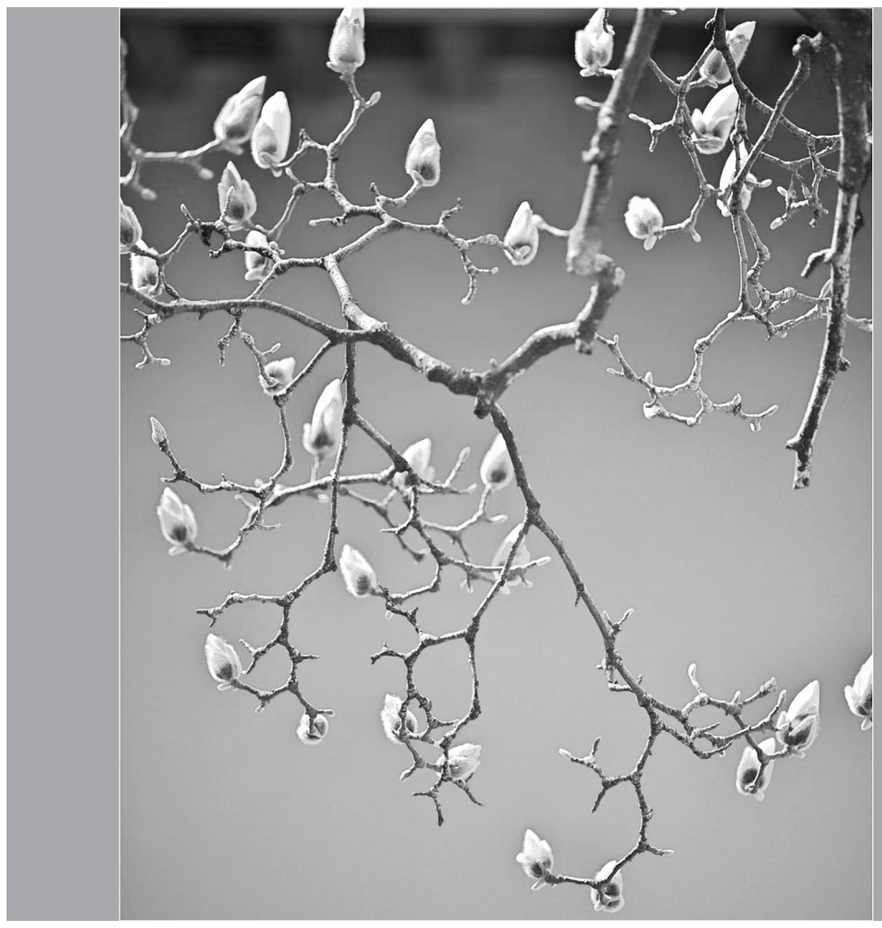
如何镀金?老话讲,女大十八变,越变越好看。现在则是:你想变好看,就得下本钱——变脸。

说变脸,在川剧中,有一门绝活儿叫"变脸",演员在转身之间可以换一副面孔,一换响起一片掌声。

变脸有奇效。但有一些人,虽然没有川剧变脸技术,可变起脸来,一点也不比川剧演员逊色。

那些擅长镀金术——"变脸术"的腐败分子,从大大小小"老虎"到形形色色"苍蝇",都不会辜负官场"双面人"这一共同的称呼。他们擅长的可不仅是这一套"双面人"的脸谱,而是"术业有专攻"——四套:说一套慷慨激昂,做一套唯利是图;人前一套清正廉洁,人后一套贪婪放纵;台上一套正能量满满,台下一套贪墨招多多;表面一套"开灯是人",背后一套"熄灯是鬼"。

这"专攻"之四套自然也有传承。白居易《放言五首·其三》诗云:"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向使当初身便死,一生真伪复谁知?"西汉的王莽虽出身贵胄却谦恭俭让,礼贤下士,在朝野素有威名,是令人们称颂的贤明尊者。然而这一切只是他的"变脸"之妆术,一朝权在手,便把面具撕,最终闹得国之不国,民不聊生。诗尾,白居易不禁感叹:"向使当初身便死,一生真伪复谁知?"(人当初就死去了,一生的真假又有谁知道呢?)类同王莽,那秦朝赵高指鹿为马、唐朝李林甫口蜜腹剑,足见这林林总总的"政治两面人"变脸危害之大。



花网

陈求是 摄

□张勇

人所不得不营求者

吉田兼好在《徒然草》中写道:"人所不得不营求者,一食,二衣,三住居。人生大事不过此三者。不饥,不寒,不为风雨所侵,闲静度日,即为安乐。但人皆不免有病。如为疾病所犯,其苦痛殊不易忍,故医药亦不可忽。三者之上,加药有四。凡不能得此四事者为贫,四事无缺者为富,四事之外更有所营求者为贪。"

无独有偶,美国心理专家威廉花了几年时间的调查访问得出结论:"凡是太能算计的人,实际上都很不幸,甚至是多病与短命的。凡是太能算计的人,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身心隐患,他们中90%都患有心理疾病,他们的痛苦比不善于算计的人多了许多倍。"

自古以来,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一种简朴的生活,以便不为物役,保持精神的自由。诗人刘禹锡是懂得简约的。他虽栖身陋室,却以过着"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"的简约生活为乐。远离官场的倾轧纷争,坚守高洁的情操是他的幸福。

春秋时期,鲁国有一个大臣叫季文子,一直以俭朴著称。他为官30多年,却从来不追求轻裘肥马的享受,穿衣务求整洁朴素,出行不坐轿马,吃饭不求厚味。同朝为官的同僚都劝他:"你身为上卿,身份尊贵,但从不穿丝绸衣服,也要求家眷如此,是不是太寒酸了?也有损国家的形象啊!其他国家的人看了会觉得鲁国的上卿都过得这么贫苦,鲁国肯定不富裕啊。"季文子听后却不以为然,他说:"老百姓的生活还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,他们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,我们为官为宦的应该以身作则,杜绝奢侈享受的作风。一个国家的名誉只能通过臣民的品德体现出来。"季文子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。季文子不但自己俭朴,还以俭朴要求家眷,教育子孙。

清朝汤斌任江宁巡抚时,安于清贫,一日三餐常以豆腐汤佐食,人称"三汤巡抚"。后来,尽管官越做越大,他依然保持简朴的作风,因衣着朴素被称为"羊裘尚书"。这些衣食住行的小事,看似微不足道,却如同一面镜子,照见了一个人的做派与操守。

相反的,殷纣王"以酒为池,悬肉为林",但他自己只有一个普通的胃。多么热烈的美食家,他的朵颐之快也必须有间歇,否则会消化不良。多么勤奋的登徒子,他的床笫之乐也必须有节制,否则会肾虚。《世说新语》有"汰侈门",说是讥刺奢侈,却也流露不少叹羡的成分。但奢侈之害,古今中外言之者实众,物质层面且不说,追求奢侈意味着欲望的扩充,奢侈常与贪婪为邻,所为愈奢,而所求也愈多,于是他(她)永远感到不足。于是这些人本心顿失,不仅绝无自由可言,人格往往也趋于低下。晋代的何曾穷奢极欲,一日餐费万钱,还说无下箸处。司空贾充权倾一时,何曾党附之,为当时正直人所非。元代任仁发有《二马图》,画中一瘦一肥两匹马,分别代表勤政廉明的清官和欲望无度的贪官,耐人寻味的是,其中瘦马缰绳套在马颈上,意味着自我约束,"瘠一身而肥一国";而肥马的缰绳是松开的,意味着脱缰,"肥一己而瘠万民"。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阿尔贝蒂说:"心灵被贪婪占据,它就受到了奴役。"

《左传》中有这样一句话:"俭,德之共也;侈,恶之大也。"节俭本身就是一个大财富,勤俭节约不仅给人们带来富裕安宁的生活,还给人们带来许多益处。它培养人们自我克制的习惯,它使精明、谨慎渗入人们的生活,它使人们拥有安逸、闲适平和的心态。而奢侈是一只无形的魔爪,它会把你推向犯罪的深渊,难以回头。因为你获得越多,就愈贪婪,总感到不能满足自己,正如白居易所说的"奢者狼藉俭者安,一凶一吉在眼前"。

学者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中说得尤为明白:"奢则妄取苟求,志气卑辱;一从俭约,则于人无求,于己无愧,是可以养气也。"在这个日益浮躁、利欲熏心的物质社会,我们都忙于争名夺利,居功自傲。我们的行走、呼吸,无时不处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中,我们在功利的海洋中苦苦挣扎,到最后心力交瘁,徒劳而返。而那些怀着一颗简单心的人却在这繁华与冷清、喧嚣与沉静、华丽与朴素中寻觅到了平衡。营求"人所不得不营求者",可矣。

□王兆贵

苏东坡的人生痛点

在当代,人们都在一个劲地猛夸苏东坡,说他是人生赢家,活得潇洒。那么,苏东坡的人生真的那么成功,那么潇洒吗?

从苏东坡的诗文中不难看出,他的确是把苦难当酒浆,一边痛饮苦酒,一边弹奏命运交响曲。但是,我们只要悉心聆听这些乐章中透溢出的况味,细心对照他一生的遭遇,便不难看出,他的诗文中散射出的人文光辉,掩饰不住其内心的失意与悲凉,可以说无奈与自洽同在,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。

如果说乌台诗案是政敌在排挤苏东坡,那么,政坛上对决的两位主角王安石与司马光却能相安无事,不过是上台与下台之分,而他却"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"。司马光下台后就在洛阳老宅修纂《资治通鉴》,而后重返政坛;王安石下野后也能于寻常巷陌中安度余生。苏东坡为何会一贬再贬类转蓬呢?原因就在于聪明外露,有意无意间说三道四,惹得官家火起,不贬你贬谁?你可以说皇帝穿了件新衣,不可以说皇帝没穿衣服。

我这样看问题,不是故意同主流唱反调,而是这其中暗藏着苏东坡的人生痛点。这从他的《洗儿诗》中不难看出端倪:"人皆养子望聪明,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,无灾无难到公卿。"用《红楼梦》中的曲子说,这叫"聪明反被聪明累",也是苏东坡的人生痛点所在。若不是朝云陪伴在侧,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,可真的就无处话凄凉了。李白不过是被贬一次,后半生大部分时间是自我流放,被誉为"谪仙人",而苏东坡则是一贬再贬,越贬越远,他如果真的情愿,真的快乐,这"谪仙人"的名头,给他更合适。

我们读了他的《洗儿诗》后就会明白,他的心理是很矛盾的,情感也是复杂的。苏学士不是鲁提辖,怎么可能会"赤条条来去无牵挂"?即便是"一蓑烟雨任平生",也不可能"芒鞋破钵随缘化"。再看看南怀瑾的锐评,就更加觉得此话不假。

南怀瑾在《论语别裁》中说:你不要看苏东坡那么了不起,官大名气也大,可是一辈子受罪,一辈子没有好境遇。他的这首《洗儿诗》照见的人生,可以说是无限的痛苦与烦恼。从第一句到第三句,都说得通,第四句就有毛病了。世界上哪有这等幸事?生个笨得一塌糊涂的儿子,却一生无灾无难,直到获得高官厚禄,功名富贵样样有,这个算盘打得太如意了,哪里做得到啊!这是"聪明误我"或是"我误聪明"呢?就人生哲学来看,如果要当苏东坡的老师,这首诗前三句可打圈圈,末句不但打三个×,还要把苏东坡叫来面斥一顿。

不过,还是那首《祝你平安》的歌唱得好: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,请你多一些开心,少一些烦恼……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,请你不必太在意,洒脱一些过得好……